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四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端宗

景炎元年丙子一

陳宜中文天祥並相

五月乙未陳宜中復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初晉王昰進封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進封為廣王判泉州後駙馬都尉楊鎮奉二王走婺州元伯顏使范文虎追二王不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又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

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益之江心寺舊有宋高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於江中遂入閩

文天祥曰魯港敗後陳宜中當國首斬殿帥韓震腦還之議差強人意宜中實無經綸至秋記故遁歸及不得已十月再來則國事去矣哀哉

李庭芝復拜右丞相

元伯顏兵逼臨安宋奉表降謝太后諭庭芝降者再曰吾與

嗣君在己臣伏卿向為誰守之庭芝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時姜才亦在揚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中衆盡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而戰端宗立召為少保右丞相

文天祥自元軍亡歸復除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不拜

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鄧鳳張抃數人耳伯顏趣天祥隨祈請吳堅賈餘慶北行天臺杜滸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滸與徐慶元定計謀趣真州不可得舟慶元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

同日吳丞相渡以是夕逃至真州城下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闆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宋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一面縛之雖有知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

之以為天祥來説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閑之於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説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去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羮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云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復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

同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使吕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於溫州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葢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咨議趙孟瀠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鳳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

陳文龍復除參知政事

劉黻除參知政事

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雁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
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為臺
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
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
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
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
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
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
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
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

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沖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乃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淟涊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臣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招起衆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

子現之以為進退之機廼令生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絶矣比年朋邪扇熖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而疏差彊人意廼令輭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輙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絶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桀孔漫有逼上之嫌勢挾金湯濫處牧民之職而乳臭騃子而濫登從橐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機距可墮此

輩蒙蔽術中何能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
人之手耶臣汝肦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
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滴祐諸君子日消
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
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亦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
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
相傳風旨相踰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
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劾擊者外
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名也天下
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

豈料陛下之恩終不可恃宰相之瞋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静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别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幸門絶曲徑垓則縱俠客以兜攬關節持閫扃以肆舉取狀開賂門以嚴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媢相之非謇謇諤諤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峻

倬卓為天下稱首然而入而逐還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華
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
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
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脈
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無為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窮
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
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夫德於天
下而乃有亶端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
入中則朋邪翼為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
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揚畏張商英周

秩輩不久劇臺綱之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壞之罪又浮於蔡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蠹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吞

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
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左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閒之道
路鑽道不止於輦轂脈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
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
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
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夷賓服享
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萬戶之
觀唐明王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
陳之後主危亡日迫游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

兢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略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盻忽天下之心罪于未嘗寒讋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向少貽謀垂憲之職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雖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使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

相繼禍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然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既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者則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

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覩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頃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即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揔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手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怵然避生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

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移於公
論者許令執奏願不避默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
鎮恩例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
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
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
力諫以為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今乃
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
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故
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
人主所可得而私也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

端不息則鼓惑轉機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

德世道重有關係不容不懇惻開陳疏上諭曰朱家付外孟

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參職諫省義當盡言今

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

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歉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

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

重士春官之貴備郡庠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

召還拜侍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

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

十年丁母憂四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徵為端明殿

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及海上事亦尾解矣全用宋死〇金臺外史曰文天祥賀劉尚書啟中云恭惟某官吞吐龍湫卷舒雁蕩清規映日耀西華之金晶直氣摩空屹南都之錢璧威鳳祥麟之出處慶雲瑞日之文章一疏排姦少日老泉之氣識十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自擯殿堂陛之交而獻藻帝皇之度獨到古人之未到能言天下之難言

為御史為諫官張振臏論事真舍人真侍講吐辭為經儒榮方試於一時楙用逌開於九軌乃濡再命三命之涯徑通前行後行之班細纏廣厦之席重龍泉文淵之劍工時方艱大公竭論思佘安道決還議於朝廷真工部長蘇子容戒功臣於疆埸為吏銓師發揮黃旗紫蓋之精靈盡掃枉矢攙搶之芒甫前籌飛柄疊沮蟬聯釆石江流更展中書之略海壖沙漲逌符宰相之謀讀文山之詞想見聲伯之為人然文山非傾注之至亦安能如此形容也

張世傑簽書樞密院事自節度使除

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從張柔勸柔歸正柔怒斥之將得罪

世傑遂來歸為呂文德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又以功轉十官加環衛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度宗末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守郢元兵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元乃移兵攻郢德祐元年世傑提部兵入衛時方危急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採戰艦名黃鵠白鷂者凡萬餘艘每十艘為一舫沉鐵碇於江非有號令不得擅起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朮分兵兩翼以火矢來射蓬檣皆灼董文炳兵又洽攻之自寅至午師大敗投江溺死數萬人無降者世傑奔圌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傑為保康軍節度使

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明年正月元軍近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兵駐皐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來世傑意從己俱南也椎牛烹之酒半彪從容說之降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遂從二少帝入福州與衆共立端宗拜簽書樞密院事北兵既逼陳宜中與世傑備海舟奉帝及魏王楊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兵民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帝至於泉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皆

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併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乃奉帝趨潮州

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侍郎除

秀夫字君實楚州人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三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推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擢累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返與蘇劉義追從二少帝于温州召陳宜中張世

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端宗於福州秀夫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四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五

金壼外史呂邦燿編

端宗

景炎元年丙子二

陳宜中李庭芝文天祥並相

留夢炎降元

元將唆都陷衢州留夢炎遂降丞相文天祥被執元主忽必烈欲官天祥王積翁同夢炎降者謀之夢炎欲合宋臣十人請於元主釋天祥為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僕號召江南置吾輩何地天祥竟被誅元擢夢炎禮部尚書至翰林學士承旨元

主嘗以夢炎葉李優劣問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重厚有大臣器葉李所讀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而能之元主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凡二十年仕至學士承旨元丞相元貞元年致仕卒〇王應麟曰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人為經略以總制之咸淳末德祐初貴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人亦降矣至元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大嘆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妓狎情意稠密相偕與老娼絕賓客一意于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乃紿曰歷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今娼先飲以至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玉川手

客皆大笑。西湖遊覽志。文山天祥留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容死方遁星雖允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祖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慶君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尚得為全人也中齋自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柯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緇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歸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頭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山留得裏遺屍雪舟脞稿。謝枋得上丞相留忠齋書曰七月吉日門生衰絰謝枋得謹齋沐載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於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

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墻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為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酬知己某敢不避誅斥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為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出弗擾召可仕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不能矣元人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

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于上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為之人豈能救之哉元主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元主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為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十里如大都拜見元主豈為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

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眾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効忠於清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覩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參政管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北人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息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

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公上也多士多方依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無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遺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比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測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弃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溺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攜幼

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封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為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耳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于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

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閒門授徒室
燃敬其忠信誠慤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患兵
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患兵養民忠宣讀孟子孟子齊
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加聲琅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強
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
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民室燃曰善哉善哉吾
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
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
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
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

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賣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扶肝歷膽以謝之矣明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政魏參政之言

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者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乘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録司備政參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覥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某説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纍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

不能彰英主之仁徽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帥臣當捍重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表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　　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

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
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恵況羨黎含哺於大元之土地乎大元
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
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
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逋播臣
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
呼我為大元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虫臂鼠肝隨
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
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
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掠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

鈍以報上也太后親信二三執政之謀棄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北朝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還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紿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可救陽紿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人君自盡為君之仁也知祖宗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是某為人臣自盡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臣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

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為民還逃山林如殷之捕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根尋舊人不顧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肯負師門為念特賜仁言為某陳情使江淮行省參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錢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間騙局嚇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霑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

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千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枋得死難附録於此○元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適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得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居母喪遺書拒之語在史萬之錄既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終不行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迎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

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
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簒莽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
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
知此天祐怒適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
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
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
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
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於地不食五日死
子定之護骨歸葬信州枋得天嚴資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
不得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

樂毅中包胥張良諸葛亮事若常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彷得之北行也窮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高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别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六月陸秀夫罷簽書樞密院事尋召還

秀夫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泪下以朝衣拭

淚衣盡浥

陳文龍罷參知政事

漳州叛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辟前守黄恪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

七月丞相李庭芝死難

臨安既陷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君既以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术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絶其

餉道時雖摧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之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勸使者持元主詔持庭芝庭芝之閉壁納使者焚其詔于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之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

與姜才將兵七十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术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术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术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渠伯女深甫孫也母毛氏懷之日嫡母使毛氏濯足毛氏曰夜夜累累夢五色霞罩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項曰産皇后也將産遣就浴

家后生而黧黑翳一目幼失父母業亦破敗嘗躬操汲飪深甫為相時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翳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立宮後元兵入臨安以全后等北去太后獨以疾留降封郡夫人○元至元丙子二月伯顏以宋謝全兩后以下北去有王昭儀者

呂清惠題滿江紅詞于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馨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十二日夜，宋宮人陳氏、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縊死。朱氏遺四言詩于袖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子，顧以自新。世祖覽之，命斷其首，懸之全后所。清惠懇請為女道士，號沖華。○王昭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矣。為之代作一編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辭落日，傷心銅雀迎秋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消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阜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出佩蘭軒客談

十二月陳文龍死難

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馬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元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為收葬之元兵既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

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興化陳文龍志忠者度宗時狀元及第祐德未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得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大學士神岳快請文代自謂必死于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者年月日至元心甚駭揭未數國亡家陷人俘至杭拘縶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與拔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時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由太學得無為太學土神乎果卒○西湖遊覽志）

景炎二年丁丑

陳宜中獨相

十一月陳宜中逃之占城

井澳之敗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後沒於暹羅宜中為人多術數少為縣學士其父

為吏受賍富騾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奔置之法其後宜中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惶恐不敢受抽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所無得其後克愚以事迕似道廢置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以死

景炎三年戊寅五月癸未帝昺即位於硇州改元祥興

三月曾淵子除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硇州遂有是命○文天祥曰曾淵子原貶雷州御舟南巡復與政事厓山之敗曾欲赴水為蘇文子所留同得脫其家竟沒虜後

還五羊有人見其于雷郎者焉哀哉

四月張世傑少傅樞密使

陵都遣人招帝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劉深來攻淺灣世傑兵敗移帝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卻之因徙碙州

陸秀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初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至是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子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可不為國邪乃相與立弟昺嗣帝位年八歲矣方登

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挐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大行皇帝遺詔曰朕以幼冲之資當艱危之會方大皇命之南服遘尪于行及三宮須而北遷悲憂欲死臥薪之憤飯麥不忘尒何乎人猶託於我浙甌而肇霸府次閩而擬行都吾無樂乎為君天未釋於有宋強膺推戴深抱懼慚而夷虜無厭氣祲甚惡海桴浮避澳岸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為之一摧神明拔於既溺事而

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魂之安未奄北晌之已及頼師之武荷
天之靈運濱於危以相所往沙洲何所乖閒十旬氣候不齊
積成今疾念眾心之眾圖懇萬古以違離藥非不良數不可
逭惟此一髮千鈞之託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
成仁孝天賦相從險阻久繫本根可以抠前即皇帝位傳璽
緩裘制以日易月內庭不用過哀梓宮毋得輒置金玉一切
務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山極川古所未嘗
之患難涼德濟祚我乃有負於臣民尚竭至忠共持新運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七日祥興皇帝登寶位詔曰朕勉承丕
緒祇若今猷皇天付中國民既勤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曰守

以仁藐茲渺沖適際危急惟我朝之神聖繼統而家法以忠厚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數之相承先皇帝聰明出乎羣倫孝友根於天性痛憤三宮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遺大投艱丕應僕志除克刷恥惟懷永圖託於神明夢在草莽工霧下滲之所匯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隱憂宜祈天而永命胡寧予忍而不期廷日月為之無光社稷凜乎如髮綦懸何及繼志其誰以植孤猶幸僅存盡使為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仇大義攸關與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況斯今于前軍人圖政攸終其難莫甚尚賴凡勳宿將義士忠臣合志而并謀協心

而畢力敵王所愾扞我于難茲用大布寬恩率循彝典于以
導迎和氣于以迓續洪休可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
通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雖幼有周家復於四征少康之興
祀夏實基於一旅往來攸濟咸與維新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五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六

金壇外史呂邦耀編

帝昺

祥興元年戊寅

陸秀夫獨相

八月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元兵入汀洲文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趙時賞趙孟濚亦提兵歸獨吳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説天祥天祥縛浚縊死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 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趙時賞趙孟濚等

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攻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兵攻太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入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鳳于永豐鳳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同輩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

嶺黎貴達潛謀執而殺之進屯麗江浦入敍溴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略曰才非盤錯不足以知利器時非板蕩不足以識忱臣昔聞斯言乃見今日卿早以魁彥受知陵穆歷事四朝始終一節虜氛正惡鞠旅勤王皇路以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去桀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避紂咸喜伯夷之來方先皇側席以需賢乃屢疏請身而督戰精神鼓動意氣慷慨以匈奴未滅為心棄家弗顧當王道靡盬之日將毋成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雖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險阻艱難亦既備嘗如精鋼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尚遲

赤舄之歸以報烏號之痛朕勉承繼紹木有知思玆閫舊人赳戰多難倏來候吏豈覽封章歸然靈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益見勞謙至如諗問之勤備悉忱悃之志朕今吉日既戒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刷恥除兇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天祥乞移君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帝自碙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己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封贈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兵天祥遺書陸秀夫曰

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誥勅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
游辭相拒卯秀夫嘆息而已
十二月文天祥被執
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為一子與其母皆死進
屯潮陽縣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
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千戶王惟
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𣶏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
士卒得脫空抗者至是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濚遁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踴躍請劍弘範曰殺
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為書

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
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詩曰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
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
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
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
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丞相也天祥潸然出
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
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
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義之
遣使護送至京師○南劍衣錦鄉有大坑山文天祥郤澤營

寨於此募義勤王開都督行府祭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其牌行府字只留三字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未幾為元兵所獲果北行矣○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而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面北留夢炎說之被其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云以我為誰天祥云適聞人云宰相來馬云知為宰相何以不跪天祥云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跪馬云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早用我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

生死尚由我 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張平章倨然召見天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可使跪乎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挐手或接足或以膝倚天祥背強天祥作跪狀天祥動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天祥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幸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止此乎天祥曰我為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挐來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為我逐一說來

天祥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因興廢故問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祥前日為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者

欲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你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

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之乃囚之天祥與博羅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于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為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為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漢武光起南陽為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山于推戴何論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禀命于明皇卻類于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欲傳益不傳啟天下之人曰啟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君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七公子入為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謂逃走不惜與羿之于夏斧

丕之于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
不會將此一段言敷陳頗有餘憾耳公獄中與弟書曰廣州
不死者意江西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繫吾頸縶吾足於是不
食將謂及吉州則死守丘之義也乃五日過吉又三日過豐
城無飯八日不知饑既過吉思之無義且尚在江南或尚有
生意遂入楚康居七十餘日累有忠義人納奪我於江工益
真州境也及期失約惆然北行道中求死無期間矣入幽州
下之狴犴枷頸鎖手節其飲食今已二十日吾舍生取義無
可言者今于萬寄此及詩達吾弟益絕筆也○正氣歌序曰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

窨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侵沴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天氣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獄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

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者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緣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

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弟璧與孫氏妹永訣與弟書曰潭盧之西坑有一地已印元消陽所獻月形下角穴第淺露非其正其右山上有穴可買以藏我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封之陞子嗣續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至此可為悲痛吾弟同氣耿之名正言順宜極力出之自廣達建康日與中甫鄧先生具居知吾心事吾銘當以屬之若時未可出則姑藏之將來文山宜作一寺我廟於其中。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序曰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固與劉堯舉對床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積孤竹

誰向西山餓伯夷于閒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輿然之予以寥寂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益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眾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贛愚丞相嘉給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倥傯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輿謂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

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
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先舉名應鳳黄甲科第授簽判與
其凡先哲文章卓超為安成名士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
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
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昌鄉曹科第
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授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來西迎
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
死仗義勤王使命不屈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
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
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顔

平原中包骨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媿所欠一死耳余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為邪或以不屈為心尚以不死為事耶抑其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側舍之後投筑於日暱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者務在俊傑昔來南金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君國大臣固無恙耳今時勢無可為而國君大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

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於果卿張巡諸子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常八九惟不刎頸豈足以免志況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急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衆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于靴曰大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

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元鄉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富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臂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忍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撫而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

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
幾徼之倖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
然建共暫處偌嵩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骯髒
而聲氣所逼猜疑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
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夫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
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泣退而國亡生雖魄陳東報汴
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
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覩老而退之
非僕也耶痛惟十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傳之愚敢默於後進
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

母邦矣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行帝及李太后安太妃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假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鄉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目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横亦當此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盧陵盛矣科目冀矣卓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墻

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衡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弒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侍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祥興二年己卯

二月張世傑死難宋亡

正月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

時已手令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艤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北山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逼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

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旣而李恒自廣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二月癸未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我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

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維斷舟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屍間者遇一屍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赴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

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
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
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
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
溺死○世史正綱曰按元揭傒斷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
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
之專劉整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彊之衆豈能以數人之全幣
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
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曰人謀之不臧為一世計則中
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為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

呼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之中國乃滅於諸偽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工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歟〇

元時有傳按察者曾作鴨頭綠一詞悼宋云龍中看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路龍盤下樊裏漢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千勢不成三時富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兜寡掃入假富還卦征帆龍舟催發紫衣初春朝班禁庭空工花巢碧羣路惝坷蜀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一調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輸明月還臨照安〇又有趁僧作錢塘懷古詩云西定終難持武功不堪雙淚涇東風百年南渡夕陽外十里天湖片雨中燕手來時龍華去楊花飛徽鳳樓空倚節曾向高峯望山撿江城霧氣籠〇體宗吉宋故官嘆曰全輸夜丰北方起笑猜未升光先死青衣去作行酒人泥馬來為夫卿鬼江頭宮殿列嘖吭湖工征歌樂燕安魚美自從五嬉乞殘酒卸笑儒生脫倍天閣工境銀燭申王

卄就斬王逐累代內禪講吉兵中興之功罪難贖開邊釁動終倒戈師臣函首去求和木綿菴上新鬼哭誤國重逢賈八哥琉璃作花焚珠翠上馬裙輕決擁媚消風吹塵船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與亡住事與誰論亭亭伺塔鎮悲魂誰有樓霞嶺頭樹至今人玧岳王墳

元至元十九年宋丞相文天祥死節

全臺外史曰張世傑等當國之危亡莫之可救而死之者捐軀以殉君也故書曰死難文天祥至是時國已亡矣無難可言無君可殉矣而死之者從容以就義也故書曰死節○時元主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

存卹其平生而盡棄之將馬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果不釋有閩僧慧壹以談星見奏言土星犯帝坐宜有變未幾中山有犯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辭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某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撾摘其膝傷天祥堅立不為動元主曰汝移所

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元主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立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死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拆天祥在獄中遇異人指小大光明法自謂于生死之際脫然若遺自是詩文有超脫忘世之意初天祥及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賓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天祥過南安遣人

告墓時以弟壁之子陞為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
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
之者輒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學
士乞歸得代祀南海卒天祥弟壁以惠州降元是時天祥
被囚壁入覲中書省奏曰此人是文天祥弟元主曰那箇是
文天祥博羅對曰即是文丞相元主嗟嘆久之曰是好人也
次問壁右丞相奏是將惠州城歸附的上曰是孝順我的至
元二十年癸未歲公柩歸至故里時弟壁任臨江路總管兼
府尹辦喪葬男陞祗奉几筵舊壁遣家人至廣還奉母曾夫
人靈柩是日適與公柩舟會于江滸人咸驚嘆以為孝念所

感不期而會十一年甲申葬公富田東南二十年木湖之原

○王炎午又望祭文丞相文曰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廬陵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未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僇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以天意祐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風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付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

為風為霆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也耶○至元壬午十二月有僧從閩中來言於省臣曰近日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薛保住自稱宋王聚眾數千欲取文丞相亦有投匿名書言之曰燒蓑城之葦率兩翼兵入城丞相可無憂疑丞相者文公天祥也世世祖召公入殿中公長揖不拜世祖曰汝欲何言公厲聲曰我大宋自藝祖太宗以堯舜之道平一天下列聖相承守其成憲天下晏然上無不道之君下無可弔之民北朝以遐陬之國雲擾中原恃戎馬之衆興無名之師侵我疆土殘我生靈毀我社稷滅我宋三百餘年之宗廟欺人孤寡

萬世之恥也我為宋丞相竭心罄力以扶宋祚不幸賈餘慶劉岊等欺君賣國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興復反遭擒辱於此九泉之下目亦不瞑言既齧齒頓足拊膺長嘆曰嗚呼天乎左右皆駭其言莫不縮頭吐舌咸為之太息世祖徐諭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宋祚告終非人力所可為也朕承天眷命混一區宇誠非偶然汝忠亦之心朕悉知矣以事宋之義事我即以汝為中書丞相汝意何如公對曰天祥為宋狀元宰相豈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既亡惟當速死不可久生他日無面目見田橫之客於地下也世祖又曰汝不為丞相樞密可乎公曰天祥之心惟思盡忠宋朝而已餘非所願也世

祖知不可屈麾之使退意欲釋之明日參木丁謂世祖曰文
丞相英才偉備古今罕有曩者開督府於江州籌略號令本
朝將相皆不可及也苟釋之使去彼必遁回江南號召天下
為國家大〻之患不如從其所請以絕禍根也世祖可其奏詔
有司殺之公出獄且行且歌曰昔年玁狁侵荊吳博其戎馬
恣攻屠忠臣國士有何辜舉家骨肉遭芟鋤我宋堂堂大典
謨可憐零落蒙塵污二君泛海不復都天潢失散知有無衣
冠多士沉泥塗商民盡陷胡版圖我為忠烈大丈夫詩書禮
義聖賢徒竭心盡忠思匡扶驅馳嶺表萬里途如何天假此
強胡宗廟不輔丹心孤英雄喪敗氣莫蘇痛哀故主雙眸枯

今朝北地喪元顱英魂直上升天衢神全皎赫明全烏遺骸
不惜棄草蕪誰人酹奠致青蒭仰天長恨伸嗚呼公至柴市
意氣揚揚顏色自若觀者萬餘人公問市人曰孰為南面或
有指之者公即南向再拜曰我宋列聖在天之靈願俾天祥
早生中原遇聖明之主當勦此胡以伸今日之恨仍索紙筆
書二律云昔年單騎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興
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嶽風雷變氣吐煙雲草樹荒
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淡路茫茫衣冠七載混氈裘顦顇
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崖嶺月貔貅萬擁灶門秋天荒地老
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霄長共暮雲

愁書畢擲筆於地謂監刑者曰吾事已畢心無作矣南面端坐待命觀者無不流涕俄有詔止之公已死矣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南士留燕者無不愁悼或以酒餚酬奠明日世祖臨朝撫髀嘆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為吾用一時輕信人言殺之誠可惜也數日晦歐陽夫人收其屍面顏如生觀者無不駭異是後連日陰晦若失白晝宮中皆秉燭而行郡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大以為異如此半月適番山張真人來朝世祖召入禁庭問其陰晦之由真人曰此由陛下殺文丞相所致也文公忠烈之士感應天地貫徹幽冥及其將死不勝憤恨故其恚怒之氣充塞天地間

墻鬱不散以致日色無光陰霾昏暗世祖嘆曰吾亦悔殺此人至今傷悼嗟嘀無及朕今以禮祭奠贈謚厚爵庶可解其幽冥之恨勅有院大臣各行祭禮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令簽樞密院事王積翁書其神主灑埽柴市設壇以祀之仍勅南北文武官員皆須於祭丞相孛羅初行奠倏然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啟目卷其神主於雲霄空中隱隱雷鳴如恨怨之聲天色愈暗衆皆駭愕莫知所措真人謂諸公曰文丞相留京七年念念宋室罔肯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贈謚若此必戾其生前之志故其陰魂震怒作此暴風

天地爲昏晦可憂易之亭羅等從其言改書在宋之官曰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祭畢天果開霧舉城之人咸曰文丞相死猶不受牲祭贈謚況生而肯臣乎初有十人收殯公於都城外具牲醴酬奠之出四朝聞見録○文山天祥守宣城日偶然默坐於靜室止存燈一擎而已咯似睡間忽神出乎況凡玩弁久之後從几處入公平昔未嘗學仙出神忽然有此豈常人哉青山趙文祭之其文曰公在延乎嘗為我言昔守宣城獨坐分瞻孤燈之相對忽隱凡而瞑覺神出於其間忧忽揚手前後吾瞑目而侍之以戲觀其周旋信異人之異稟又何美乎飛仙有此語可證○夷堅續志○輟耕録曰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成卿先世隆有詩挽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砍顱時乾坤日月

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也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顏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又詩曰三百餘年樂育恩既從科目得斯人崎嶇嶺海期年國淩落壇衰萬里身諸葛未亡猶有漢包胥欲泣更無秦挑燈慷慨歌梁甫髮蕭森慨鬼神○宋文文山公死宋而其弟壁號文溪者附元寓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文文山二子道生佛生皆以流

難中死亡治命以弟璧之子陞為後至元皇慶中陞復仕元
為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曰地下修文同父
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又張世傑張弘範本兄弟也一為元伐
宋期于剷平一奉宋抗元功在社稷比於諸葛兄弟又有間
矣

皇明洪武九年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建公祠於教忠坊今順天
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奏
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
年府尹奏
詔重修祀器靡不備具景泰中

賜謚忠烈

卷二十六

續宋宰輔編年錄

二十一